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五

明 楊慎 撰

二伯論上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為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哉秦伯之繆也宋

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有焉自以為伯
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為伯哉
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掘之也
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
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
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
終一星而踰六閏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
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

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
秦繆公口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
其違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
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為書之
終焉感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也
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為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
置惠懷者公子摯之為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為也殉
三良者康公之為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

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
三繆亦大矣死謚曰繆宜哉予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
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是醜之健嗔也一
戰而見執于孟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放乎
死是卯之鬪石也是慘人耳夷俘耳而可以俎豆於桓
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夫夷者也楚
莊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
進乎况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

伯而與之若以為強而與之則夫差也泰伯之裔也句
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
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
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
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
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
此者也

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怵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寇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為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為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為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為矣百里奚反可為乎當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軋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百里奚嘗盡用其言乎秦昌嘗伯乎君昌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既歸而執則曰不以一肯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

孟明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耻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少加于晉也封尸而歸何抹于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于秦豈由封尸而伯也左氏之筆於是為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

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卯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蝦而籍石以綿織兒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戶之臞儒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一邲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為繆何哉曰子不觀諡法乎名與實與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魯以之學者疑秦伯

霸王魯公尊賢而皆遂更名繆為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子言豈無稽哉

古今人表論

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見之謬二曰
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
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
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
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及於上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
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毒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
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
其識見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下出后夔於下上韋

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
無郵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謚而離之此
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晏羅泌之
書然猶就其成籍而謫之耳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
及之者也予以為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
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
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
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

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達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為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同趨舍難一班史所論未易倚據陋哉顏氏誠班氏之佞臣乎

魯之郊禘辯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為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
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
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
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曰祀之郊也祀禹也宋
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如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

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于僖公也魯頌閔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為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

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

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畢鼫之盟，襄弘欲先祭，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具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織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駒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

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歆彤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久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

文公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襄平尚斬之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生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

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
統之謬駢明堂之技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竅也
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
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
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
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
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橫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
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

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興
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之而成王伯禽
之事既不辜不得明者之辯而號為大儒者方引之以
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子其可無辯乎
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拗六言貴從衆也經傳
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辯
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息壤辯

山海經云鮫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
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長若人之
贅疣然是昧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柔土也
書曰成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壤九章筭術云穿地
四為壤五為堅三壤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
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
藝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傳注梁益閭所愛
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拔其陳根擊其

聖塊也又漢令解衣而畊曰襄壤字从襄蓋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與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嫌于冀壤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鮫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蘇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畝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天

性情說

尚書而下孟荀揚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許慎曰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鈞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繫念性生於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禮運記

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
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
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墊情
熾則性亂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
者情也觀于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
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
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
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述性情

說

廣性情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于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知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于六氣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喜生于風怒生于雨樂生于明哀生于晦是六情之

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李棣曰人之性靜欲實汨之性也者所稟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誠性也幾情也性則根柢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窠數寄生也孟子曰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襍性情而為言也

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為義理氣質之分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善哉子之問吾盡諭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為是也得子之問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格物說

格物之說近日解者何其紛紛乎有以格為正者大學之始遽能正物則脩齊治平皆贅矣曷尋格字之本原乎格之為字从木為義从各為聲俗云門格窻格亮格皆是也格者隔也格而蒙之帛明既不蔽而塵又不入嗚呼外物為吾心之塵也多矣色聲香味皆心之塵也吾心之塵隔之使不侵即所謂姦聲亂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心術茲非格之說乎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
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茲非物之說乎大學之始以格物
為首格物者持敬也持敬為窮理之本即格物以致知
之說也或曰如此則釋氏六塵之說是乎曰彌近理而
大亂真佛氏惡姦聲亂色并聲色而欲去之而卒不能
去也吾儒則去其姦與亂而已雅聲正色不去也佛氏
惡淫樂慝禮并禮樂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
去其淫與慝而已嘉禮和樂不去也是猶窻隔而蒙之

以帛明既不蔽而塵亦不入也釋氏則如築暗室而枯坐其中塵雖隔而明亦窒矣謂之明心適以死其心也何可以同日語哉宋呂氏解格物致知云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迨直入之說也又曰求其所以為知則為格物忽然識之則為物格此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已為先儒所闢棄而不用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其名吾誰欺欺先聖乎

耕樂解

松江金雲卿自號耕樂良史圖之君子賦之復
請于予做賓戲作耕樂解

耕樂主人荷鋤於壟上有游談公子過而勞之曰苦哉
子之業也昔孔子鄙樊須之學稼孟子闢許行之並耕
蓋天之生時也水毀木飢火旱金穰五行而害者居三
焉土之分民也士尚志工執執商賈利農盡力四民而
農獨勞焉雨暘之不時則憂肥瘠之相掩則憂糧莠則
憂螟螣則憂在野熾苗勤動終歲穫不償力餒在其中

子之業良苦自今以始能易業以從我乎主人怡然笑
曰子何年之壯言之少貌之揚趣之卑也我則勞子子
有何勞于我子憫我農乎而以妄說之奚姬魚語女天
田丈人乾象之垂同穎嘉禾坤文之瑞帝號神農長於
上古官為后稷祀於萬禩若知農道乎夫農祥正靈雨
零澤腹泮陽瘴盈穀精始出芑菜初生決萬頃之渠吾
蓬瀛也聽九扈之鳴吾韶英也茲吾樂歲之始也及其
萬寶得正秋餘糧宿畝首穡穗有利鴈鷺得食東有茨

梁西有坻京朋酒為享同里合釀主歌良耜客稱大田
茲吾樂歲之成也歲歲相嗣樂樂無窮或雨或暘或厲
或槁吾能節之以畎澮之盈虛或肥或瘠或盈或耗吾
能時之以菑畬之淺深或稂或莠憂或傷之吾能加耘
耨之功或螟或蠧憂或侵之吾能做祭步之法茲又吾
所以先勤而後欣早倦而晚燕者也吾嘗思之鴟夷龍
斷誇其籌筭不資吾農將守囊而待斃刻楮削鐻矜其
精巧不資吾農將韜器而為享豈若吾業用裕我身潤

及我人是以少習長安不見異物以遷焉焉往而不樂哉公子曰是則然矣匪耕無以為樂乎上世之士何必耕也耕樂主人曰子難喻若此乎試泝上世何人不耕何耕不賢君籍千畝卿有圭田養則食其力祭則告其虔故馳束帛者在丘園求干城者於中林相鄩者有莘之氏伯齊者叩角之吟自周章一蕩天子不省耕牧伯不勤農師衆不服耒庶人不安畝是故伐檀有素飧之譏鵠羽有何食之嘆而使橫議者坐享任使者暴殄悲

夫以是論之非治世無樂農也今吾與子幸生太平不思結廬守本業擊壤詠帝德而欲崇將墮之習慕戰國之風重伐檀之譏增鳩羽之嘆無乃不可乎吾不招子而子反招我異哉公子頽頽而不能視班馬而不能去楫拱竒拜而謝曰子天隱者也問姓與名舟三不告曰子蓬心之士也速去耕樂主人方徬佯乎笠澤之墟率其屬述祖德於金天氏之喬隱其名慕南溟之逍遙交食于地交樂于天終身不易其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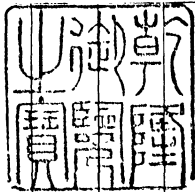
閒書杜律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
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強不通
反為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出自伯
生筆乃張伯成為之後人駕名于伯生身其註首解恨
別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別為恨不知唐室
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別為恨公豈如江估
淮南風水為鄉船作宅一得醉飽不思家者乎解搖落

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後且為悲歡惟
其亦吾之師故閔其蕭條解生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
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月
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賤杜乎解曾閃朱
旗北斗間云亦嘗樹旌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閒之富
貴北斗間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
揮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謔諛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鯨鱗甲動秋風本言亂離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

機杼故曰虛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眯目而道
黑白者綵筆昔曾干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
干動時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為鑽刺乞哀之徒矣
幽栖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
意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
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以
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為京兆少尹必陞
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為賞帖即可惡可厭其

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既晦杜意
又污虞名曷鏡其板勿誤人也



升菴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六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于時和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六

明 楊慎 撰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不肖不天禍延我先考萬里聞訃五內摧裂曾不得啣
焦躑躅於側曾不比於鳥獸焉奈何奈何當復奈何屬
在胷膺宜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告是無
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焉執事若矜其情而
賜之告使裹事寧凶逆歸反後維情與憲實兩魚之草

土之言非所以瀆公聽聞私門之故未可以戚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也故敢以私于左右臨狀荒眩不知所宣

謝歐陽子重書

不肖遭先君子之喪歸情也稽於禮則古缺比於律則今無星奔之懷翰如奮飛俟命中路皇皇罔措僕人回伏承手教知為不肖公言以疏矣又獲見牘草洽君臣篤父子酌情憲制義命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執

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重人極扶世教者其肯為此又
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之世胄其能為此不肖不佞豈
以臺下撫已多而私頌作德哉弔客盈坐莫不動容擊
節以膺盛德而佩高義况在不肖之身者不肖天地罪
人也茲獲申其情事少逭其不孝死且不朽若猶幸存
視息不隕其世生之一日公之德之賜之及也豈惟慎
也受賜先君子重泉實昭感之不肖不忘先君子其敢
忘執事哉匪不敢忘將不能忘匪不能忘焉忍忘之臨

金史下月三言
卷六
書涕泗交頤哀感切骨不知所云

與金鷓鴣書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濶嶺焉五年斷金睽于
參商渴瓊發于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枉珍
翰一投嘉藻啟緘伸紙喜與忤會既覩手跡兼照心素
滯荆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曩異賈傅欣暢欣暢幸
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翹益勤走傳
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篤癘沉痾行動

仰人窮荒絕域之醫鮮藥閉門抱影越歲踰時近兵燹
甫定而孔瘡大侵繼之蓬心搖兀難以托根波臣涸轍
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無怙寡侶較頃彌甚儼
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
之問僻遠視瓊儼而館無白鶴之假寂莫均柳永而遊
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追惟疇曩承清塵於俊逸劍華
景於英流桑梓芝蘭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
折酒賦琴歌之懽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

隔世存者如辰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
談釋氏露電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
此言詮以濯情素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
觚翰漫爾有作不能多所錄于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
牘庶傳十里之志可代一夕之話歎襟其遼覲縷莫罄
時有南風更冀良訊

與徐用先書

頃歲七月之變微命如絲懿親不及別檻車不過門茲

何辰也自觸天網以為執事憂旋念瘴域為擇善地頂踵之克全則子實賜之走不敢忘其身其敢忘子乎間者濶焉再辱教言一拜惟什慙荷之益加作報之未間酬德之無由諒能鑒之伏在草莽不知外事聞諸道路不識信否執事與以道並嬰嚴扞俱編行戍驚與嘆會豈忍喙哉殷憂之不隕大難之無虞則實有相之猶竊自念曰兩公庶其來滇乎則同患者猶有覲也互問而無徵塵望而不來乃今知之越在遼碣是區區微願而

不余畀也命之屯蹇信也之子之懷其余同哉嗚呼途
之畏者莫如宦任之重者莫如身事之難者莫如患處
之善者莫如道子乎子乎以畏者去則輕以重者幸則
全以難者行則素以善者求則得復奚喟焉復奚媿焉
走昔承下風于子矣今復為子誦之且人而既遺之矣
天者可定而必乎他日携手里社接景桑梓餘生猶有
良冀也急使遽書意滿辭塞時有南風更望嗣音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于永昌張愈光者尤悲癸
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於渝此彥會
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鼃路貫貴治竟逢其
違匆匆勿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款區區拳拳未歲
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盃擲豐踰千言始則善誘之泰
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耄昏敢忘
酬旃下走賦質愚戇天稟倔強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
定交獨重欽下風憬眈高躅繫有由矣自昔文人類略

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泠牽絲壁立不依木絹不謁黃
飶不近冰峰此固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適者霸儒創
為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俾其
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巨以驚人彪彩罔
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蜉蝣撼樹謂游夏為支離
聚蚊成雷以舒雄為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
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
而多疾長也無竒然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謂詩歌至杜

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於推輪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篋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乞丐沾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頽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

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削回惟千
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謝焉復效枉矢飛流嚆箭妄
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又文有仗境
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名田僧超為
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難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
山摩諭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
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裂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
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諭

托忘譏忌之教則豈敢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貶諒厚不敢文過未復以見志垂載為勗此叔連汲王無功盛心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誦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為一人淑惟渝為郡當蜀之半士子之質冀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流之枯禪將至槌墮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耳矣四其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

時雨澍沾馬生其乘帟之先乎敢併及之

答劉南坦司空書

奉別以來星紀卅易閏餘八更逖瞻宮墻邈在雲漢何
嘗不望南颺而引領向東晷而搖心顧空谷隔于便郵
俾嗣音阻于馳問也顧箬溪公來承惠以手帖賜之佳
篇并扇墨之貺一一拜嘉英躔愈穹而不遺幽遐林居
益深而迨及鄙賤服膺無已言謝曷罄走桑梓未返蒲
柳先衰已求田滇叻問舍昆池烟霞為朝夕之賓林泉

作羈栖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物之忌雖有漫興
之吟不敢聞于時英雜著之編非祈傳于來世執事獨
判迹求心愛忘其醜尊諭獎借過情非所敢當也丁未
之秋遊華亭寺古壁上見高製有名山朝翡翠滇海有
餘空之句莊誦沈吟久之作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
觀扇上尊作前篇首句乃暗與鄙作同韻昔元白嘉陵
長安寄詩同韻絕類千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肖敢附
昔人哉三詩書之別紙欽仰惟多筆墨奚盡

與升菴楊太史書

附

劉繪

春初得幸文駕經渝適僕上敘瀘謁御史府乃辱書留
加腆物與諸相識寄聲勤懇具之僕還自嘉州急尋動
定已邈然不可即又勞苦官務之縻莫敢追從是人生
於異人會合便不能遂意然則亦有所靳耶但自滇至
巴渝跨越萬餘里得奉足下顏色與之共笑語偕登覽
及訪古搜奇叩經問字未必皆千里一人何獨至僕而
難之且僕起宛洛足下稅駕點蒼周廻又不啻萬餘里

其同抵于渝蓋百年身一遇却舛錯神巧若預為趨避
或者彼此傾慕將有所議論而增益其所未嘗有者此
其會合之數尤奇有不在常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
世苟以道相通不必合併以形身固自有神相感而響
相應者矣僕本汝南庸末之學道不足以華躬文不足
以衡世徒以狂愚取人乖刺又負單僻之性凡與人交
識惟期意氣任情可否以是憐察者少仇疾者衆顯駭
罔所陶煦曷能遠動足下但僕之仰于足下者有年方

其挾策西蜀賜對明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足下為
相如揚雄其人也至操觚藝苑校書秘府辭調敵乎金
石頌聲叶于韶護知足下為劉向王褒其人也至櫻時
吐氣舒悃飛章叫閭闔于五奏攀琅玕而九死知足下
為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時述
懷其孤憤結憂之聲憫流離歎瑣尾者又競英綴彩燦
玄珠而流華寶凌蹤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足下為
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非僕能為誣諛之辭今天下纓

綏之士類能著耳目焯焯者不足深論獨于脫畧禮度
放浪形骸陶情于艷曲耽意于美色樂疎曠而憚拘檢
此天下後生往往惑之抱尺寸者又從而譏訕以為困
躓夷險降志辱身厭溺嗜慾不趨玄遠其畧知足下者
又為足下之才之惜以僕之愚矇乃知足下之微夫人
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
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
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

足下之所為將求夫安與適也古人載西施卧酒家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足下此意亦有知者而未必試之也僕實得所試矣何則竊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跡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今中土傳播所述其他未及盡見自僕所睹記如經學則丹鉛錄詩學則詩話錄古文則金石錄雜著則如墨池鐫錄併曲譜書畫譜皆窮二酉攻九丘斷編雕蠹有僻儒苦士白

首坐蓬藿日自鑽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荒神蕩于逸
欲聲色者能之乎僕以此謂知足下與世人頗深未知
是非夫以足下負世重望今生未知得一晤言否乎書
於僕推羨太過昌黎以文章振八代卑習當時學者以
斗山相高迄今千年莫有馳駕者今足下愛僕甚不覺
過擬近世士夫以書往來率為游辭浮說互相羨譽受
之者不察名實居然欣樂此俗態之薄有道者不為也
今足下其俯于俗而貶損以同之乎其有所過聽以僕

為可進于學為有道者之實乎夫以僕之愚雖無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懈惰自廢其舉動不敢大謬于古人彼豐辭腴道豈能望昌黎十之二三但甘貧賤守孤芳不以餓死為憂而屏息累足待命于顯貴者之門此等事猶薄退之不為既與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盛心則不得不盡其狂馬秀才仁扣持三月十二日書俱得悉意秀才氣宇清曠特讀書未曾持苦今朝夕乘閒講論俾就本實想後來有可望庶不負足下成就

人才之意已後暇豫得好懷思猶冀發新文數十篇以
明已志總括向所論著使前自漢以下諸子皆不足稱
並天下後世燦然睹楊氏為一大家傳之者將續述如
荀卿孟軻此一段力量微足下其誰能勝之其誰能任
之僕淺陋何足知仰足下之高又不能已于多望惟昭
賜慈鑒察其愚而垂採納焉

升菴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七

明 楊慎 撰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東泉姚公神道碑
銘

於懿維公人之卓才穎徇齊昉冠弱解願永言融且焯
浮英湛德匪糟粕橫經設教寬兮綽青衿錦帶引以躍
晉江韋編競丹牘四始五際陋洼洵潭巴竅引堪一噓
牽絲葢珠名既燭三提丈印管道鑰生祠尸祝思儼若

金穀珠鈐展方畧南晏北築寢爇標出其攷蘊見鋒砮
凜比鷓鴣礪龍雀奏凱獻俘歸帝度宮保憲臺本兵托
窗止流逝闕憂樂醪紱懸車反林壑子和鶴鳴縻好爵
榮哀順安還冥漠安陽瀧岡今古龔豐碑桓楹辭無作
明故吏科給事中西坪安公墓銘

安氏之先大江之西聿來于蜀胥宇渝垣世業錦帶家
餘青衿有開西坪實哀南川穿楊葢殿挾藻花甄珠聲
玉價綺合績聯紫廬日直青瑣歲遷封章胸臆輶車枹

罕五鹿折角孤鳳高
騫爰羞仗馬實陋寒蟬帝閣頻扣
王路期平我仇有疾子歸則遄蘭
萎茅拔龍蟄孰甄委
之時命和以天倪我丘我厝我樾
我泉我歌我号我齡
我年詠嬰擊壤圖披樓田科傳經
筭瑞應文蠲高朗令
終上壽濟玄昭宇覺視大霄甘暝
石門鬱鬱蔚何裕裕
發潛之光納幽之美益部耆舊孰
紀英賢嗟歎來禩謫
茲銘鐫

清玄先生通山尹吳公墓銘

靖節通介發于延之貞曜懿行著自昌黎節以壹惠清
且玄猗頰仰千載庶其企而潛伏攸揚愧予孱辭點蒼
之棗樹石森秬公才不試公德不既以昌其嗣岸高谷
深眎此幽系

銅梁尹汪汝濟墓銘

汪胄孝感吾祖同里有來南中實以戎徙起家穎異西
泉始滇雲哀舉首多士銅梁與頌播南紀竭而歸來甄
桑梓首丘從先祀有子龜逢土筮逢水利昆裳嗣疇祉

誰云者堪輿氏

封君樂隱李公墓誌銘

歸德李氏之先為陝西華陰人有諱八者洪武中里胥
誤籤為他李姓同族遂補黑衣之數移華陰之籍籍祥
符居無何復移祥符而歸德焉八生貴貴生通通配周
氏以成化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樂隱公諱曰芳字庭
光公生三歲而母氏見背鞠于繼母尹爰就外傳涉獵
書史了其涯略以承荀家政不終儒業遂劭農筵阡尚

羊梁宋之墟而以學宦詔厥後賦性高朗洞無城府然
立已峻而矢言直雖所厚善以及貴勢有過必規瑱之
意在醜其新而無戾於鄉評人亦以茲多之問閉有不
縮者寧辱肺石惡見公云遇宗黨有破產者輒賑給凡
民有厄難者必矜紓竟不責報年踰七袞鞠宸究夕飭
僮僣飼雞豚稽田厯閱尙籥肅如郡朝苟有黼黻不厭
葛越俎餘滄漚靡忘糶糲抱朴見素老而不易如此有
司請為鄉飲賓一再始覲日與同庚三數鵬蒼為逸樂

之會鶴髮鵬袍槐塢松逕容與歌嘏翛然氛埃之表望
者儼為香山洛社再見云嘉靖癸卯年以子嵩貴封中
書舍人後遇太廟禮成晉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時年七
十矣戒子曰正而行勿渝而節日菽水吾吾樂也不則
日鐘鼎吾吾弗享嵩以庚戌歲陞福建叅議過家公寢
疾不起八月二十六日也嵩得視屬纊人以為慈孝所
感享年七十有五配宋氏先公卒別有表志公生子二
人長崑丙科貢士次即嵩今為四川叅議女四人孫男

四曰元素學官弟子元白元生元直孫女二葬於家山之左阡銘曰李氏之先自秦而遷祥符再徙奠歸德焉鮪桓之淵豹澤之顛有樂仙隱始授毗廬豈曰荒遐分地用天豈曰不仕子姓衆賢豈曰不耀鵬袍華鮮實有佐之間儀靜專養違於庭思賁於泉是曰有子伯仲棣聯競與弱介賦繫有偏孝友名宦幽明兩甄相宅鷓飛安靈牛眠卜云其吉神告之虔公視桓楹子銘瀧阡載鐫史墨庸炤重玄

李解元墓銘

名東儒雲南劍川州人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髻蒼穎發駒齒千里宵
肆八行下朝書罄百紙一日起荒徼兩都齊英軌糟粕
漉醇醪菁華汰批滓深湛汲古綆堅利廁往壘名者造
物忌林風推秀藹鴻蜚垂其翼狼跋以鼯尾興山俄止
簣學海消流汜旅次溘朝露永訣期濂水顏回敗叢蘭
冉耕歌芣苢司命鈞播物殲良茲何理闔胡視其寔齋
志竟已矣刻誄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大理梁將軍阡銘

梁將軍之喪其隣姻楊萬縣伯清為志焉乃嘉靖辛卯仲冬月夕巳卯卜宅維應樂峯食月朝庚辰卜日維丁酉食其胄子鎮餘子銳鑰錫歸翁離村于先配胡宜人兆禮也鎮偕翁女夫戴將軍瓚士人蘇凌雲胡鎰關廕子詔奉萬縣之狀請祐詔于滇戍逸史氏慎鎮也從予父嘉其孝思作梁將軍阡銘其辭云爾武節君氏曰梁雋其名系富陽繫先世累武功侯千戶于山東征麓川

始遷衛大理君載十九當成化庚子突弁承盾即奉篆
視請減屯稅復洪武制告公允從亟返流徙夷箐孟密
官擇撫使君不辭艱終濟成事銀州寶冶利孔罪梯潔
入污出蓋罕良歸君為主治五山白崖以溉阿村越歲
踰晷潔已竣事人至今稱之跡其在宗孝友肫肫母氏
沾危請命于神範金禺像以祈親年禱而獲應有隕自
天訖于永感終慕弗諼逮踰耳順退公養恬詠老氏書
焚香閉門杖屨蒼麓別自號樂山鄉推齒德詠歌以文

教子既成不負其勤辛
卯仲冬辰下元甘暝全歸于厚
宅應樂神峯九靈原陵崢谷永峭無騫光遠有耀茲石
存

湘潭貳令文公墓銘

膏之燭光必沃川
印浦脉繫屬文之冑
叢于蜀公之降
嗣遥躅起布素膺
章綠丞湖廩理蛟窟
却脂潤蛻埃溽
竭而歸灌畦菽偃
焱馳暴春旭全以歸
壽且祿郡順慶
里安福唐都堃文山麓
鏗崇桓昭幽谷

向秉誠墓誌銘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母惟一相馬諸執友往弔之噉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慨然而嘆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窅然而思曰斯人也而可使者宜勿恤其嗣曷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諸公屬子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也然與子仕同科第誼通家世銘子其辭諸嗚呼子其忍辭憶先是十日秉誠過予觴

不酬奕不竟作而曰予憊矣蓋明日而寢疾疾之三日予始聞之往問於蓮巷舍者再俄而聞其不起矣則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辭秉誠諱信四川岳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氏秉誠生少而穎異既長就學聲名赫奕出流輩上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為河南府推官法比吏事如素練然僚屬羨服之尤留心民務嵩縣有永通渠久涸不潤君為濬之靈寶縣有沙鹼地若干頃君為請蠲其租陝州臨黃河

溢徙別道其淖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
民爭訟之積歲不決君令取為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
劇賊劉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脩戰具揚先
聲明號令羣寇惴於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
數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產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菴彭
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剡七八上徵
入為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位嘉靖初元服
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詔嘉答之其

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時即焚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覘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然他日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宇軒昂揚休山立未別色入朝人望而知為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和氣歎言無少長愛之居閒好讀書為詩文有古意又善射儀毫中的巧嘖四座飲酒不多而懽洽竟席環居種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而今已矣嗚呼悲夫銘以慰知己於地下云其辭曰之子之才刃在割英英義烈淬其

鐔卒然遇之穴魄落牽絲發矧倣鞏洛平無漏網威無
虐甘棠地近頌聲作有炎崑岡勢孔爍用矛函闕倚其
角分城序績譽命卓持憲入臺聲濯濯讒言驚師萬齷
遇有開發之自子作國是妥綏無濩落命也不淑鬼神
惡天胡不弔善類愕埋銘九原慰冥漠昭示百世辭無
作

段君墓碣銘

罷谷之山珥水出焉其清洛洛英靈之淵仲庶氏段徒

自金城來宜來居積世有慶粵貞靖君谷蘭蚤芳晚益
沉馨隱之而文既學弗試既穎而異有茁玉芽在我階
祀山曰點蒼峯曰斜陽有夜者臺君靈攸藏可祭於社
可範於里譽也有試辭無圯已

鄒隱君墓銘

唯鄒開先耆甫顛國封遠耀家風颯雕龍談天輒參斐
傳經翼聖左伍題梁門道鄉鄂拊鞞纂懿流光表仙籟
有分者牒滇之焜儒藻適隱達疊疊水窓徑復丘鬼魄

日在龍
猶月采
肫返茲
玄宅銘
昭辰

升菴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八

明 楊慎 撰

柳池施翁墓銘

仕奚必膺歸以逸有子且孫願之畢壽周天甲逾其一
曰耆終命卜逢吉天望地藏返其室

萬松張處士墓銘

家于黃產于楚樟湖廩胥之字系尚書徵信譜京兆尹
實厥祖貽孫謀光胤祚翁甫生早失怙在弱齡知慕古

尋師資出庭戶負笈篋歷環堵務內觀欲科舉爰辭師
歸省母儒之業隱之侶山熒蒨澤沉滓醉僕筵号仙塢
嬪於李嗣賢譎銅墨耀荆蘭舞耄八表衍叶數觀化辰
三月五夢告期形返土德福箕仁壽魯子又孫綿且縷
千窀京萬松渚銘幽宮刻華嶼

南津黃君峻卿墓銘

黃胤之先自楚而蜀遠哉連簡肅尚書亢宗光國聲濯
濯之子之生天骨早竒非已卓如芝駕材駒齒千里八

麗駁良玉不凋山玄水蒼渠追琢豁落峯鉅振古尚友
鄙齷齪有不當意拂衣振手笑一握壯遊足跡秦晉齊
魯凌嶮确悲歌激烈弔古戰場窮鸞翔酒酣耳熱高談
霏雪驚貫電竭來維桑懸鶉乾螢厭朴學寧能雌伏枰
新數炊刈藜搗張圖開局南津之涯玩澆潏壯心未耗
歌兮調笑略細慙景離顏景鼓缶絃絲混商齷希往達
人遙興輕舉道有倬改業夷澹沆瀣夕食正陽軟朝露
溘及忽乎何適夢岱嶽影徂物化泡影流電奔星約今

古一貉脩豎得失奚足較蕨山世阡峯環巒障抱鷺鷥
桓楹豐碑封塋松柏蔚如削以為君宮壙罽填鬲固且
確魂乎歸徠勿南勿北返堂幄辭以誄君刻之剞劂石
以樂後百十齡烈風淫雨毋摧剝

黃母聶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氏曰聶系出楚麻城移居蜀樂至父新以明經
授黃梅尉調定海咸著仁惠母陳孺人有賢行定海公
為國子生時孺人夢鷺鳥入室遂育太夫人性仁慈明

淑儉勤敬慎弗好侈靡少日儀範莊重儼具閭則定海
公孺人異之比黃簡肅公初登進士尹龍陽張太夫人
卒太夫人來嬪焉恭順宜家規度倫肅制費不蓄贏餘
以恩御下張夫人遺女及子喬方襁褓夫人煦濡手撫
憫然常恐傷病滯下瀕危納懷中經月鼻創痛楚吻為
鳴之嘗舟次俄傳劫寇至家衆驚逸獨夫人保負喬以
無恐事舅姑誠孝篤至如劉夫人卒致情喪葬其相公
事封君尚書南莊公禮盡敬順屬舅氏已大耄病倚牀

席湯樂膳羞慰安省定務先意導適舅氏常曰新婦孝
他日耀吾宗矣簡肅公弟珮早卒婦馮寡居夫人禮之
事從柔異意常弗欲先繼而馮卒幼子巖與女偕推愛
同已出翊以成立巖就學成名女歸左叅議射洪楊儀
幼弟瑛常訓撫至長授室為邑庠學員正德中逆閹瑾
矯詔厲法以箝戕士類簡肅公回翔藩臬遇代輒去夫
人徐戒行省徒簡乘宿具芻糧旅出入罔識見偵事者
問有達官家來竟莫識也在榆林因簡肅公封上真瑤

偽檄中多發瑾惡迹激瑾怒誣邏者已載道公日待命于庭太夫人聞之申戒密令治裝徐不為動幸屢脫駭機危阱亦天也在官解謙損敦約常取糶糶為食緇緝敝裳躬織擘蚤暮辛劬至榮封夫人老弗易故自牽絲至槐衮四十載得夙夜在公終身無內慮至祭祀賓客物備豐腆梁盛器皿非經展視不以獻宴享亦然歲時君外亦躬贊禴祀又樂施周急南都有鄉人隕于旅資其孥使還食饑衣寒而助瘞內外遠邇待夫人而濟

者若柯人貧女子多取育擇善配歸之曾見窶人於戶
外掠資物去太夫人憐之不言且禁人無問其仁厚之
德類如此壬午公逝後命諸子耕學文業以紹先志恒
舉先世忠厚積德為訓最惡輕囂之習曰吾欲汝曹如
萬石君家不願如王謝也以家政付喬諭華峯行必敬
凡弗爾雖孝於我我不悅也華既學教之加嚴日視行
為夜考習業華舉壬辰進士歲庚子將之任守松江拜
堂下命之曰兒好居官勿吾慮然容聲戚華視太夫人

之戚也伏泣不能去太夫人力勉之至松乃遂嬰疾五
月解官歸復拜堂下太夫人曰兒松劇郡難綰兒歸甚
喜然吾亦欲汝歸甚樂則又謂華曰去茲夏吾狀元婿
偕汝姊來壽我今茲辰也喜汝歸寧得峯兒亦歸邪時
峯方待選銓部及峯歸太夫人又甚樂居無幾感疾則
又謂華曰汝可迎汝二姊來華又迎姊于射洪于新都
二女咸來寧太夫人疾頓瘳又甚樂居無何疾又作於
五月六日為太夫人生辰呼華兄弟與諸孫至几下曰

吾老汝輩皆在吾無遺恨然吾見飲酒多過驕傲敗德
汝戒之戒之惟先德之思自是不復言矣癸卯五月七
日申刻卒于內寢庠士周槩稽何衆論述太夫人行為
狀請于當道於是御史大夫巡撫東阜劉公侍御巡按
靜齋石公疏畧曰故尚書黃某遺妻某封某者蚤閑婦
道晚樹母儀敦儉朴以化鄉閭恤孤寒而濟嫺黨茲焉
考終宜加祭葬之典上命禮部諭祭工部開墻仍給喪
禮異數也一時中外咸謂太夫人荷承天眷典禮備隆

足徵德報云太夫人生于成化壬辰享年七十二初封孺人加恭人今封夫人子三長嵩選貢國子生次華知府致仕次峯廕補國子生女二長適國子生同邑王錦次適慎孫男若槐官生若桂若松若楫若梅俱庠生若杞若榛孫女一曾孫男遺澤遺愛遺安曾孫女五尚幼卜以嘉靖甲辰九月十六日合塋于簡肅公舊阡土橋山之陽慎先君與簡肅公少為道義交慎早忝通家之子中年辱授室焉知家秉世德及太夫人之懿範為詳

乃按狀而叙之系以銘曰柔明婉教閑範早飭女德之
特兮祭養爰力宗祊是職婦道之則兮孫子燕翼家聲
四國母儀之式兮七袞壽陟福履既億三報之食兮封
塋植植榮庇窀望千齡之極兮宮保橋稷過軫咸軾視
此貞刻兮

贈御史中和處士陳君配孺人謝氏合塋碑銘

陳氏之先自楚而滇儒行醫名光遠以延五葉蟬聯百
五十年繁祉老壽壽獨也天中和處士棋野逸賢非此

其身耀在嗣傳生膺綸綍沒歸茂阡百歲同穴恩庇壤
泉卧牛之岡西山之顛有消灑潄有峯裕眠勒辭樂石
過者式輜

明故文林郎樂齋譙公太孺人楊氏合葬銘

粵稽內譜華腴甲族紛以衆兮暖曩易場訛譜賈諜亦
已闕兮克國之譙千禩族居吾蜀鳳兮樂菴隱君鋤色
銷聲玄理洞兮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榮亦重兮龍門精
廬鸞綉貶恩服則衷兮齊壽合德百歲歸居權塋賙兮

靈陶鏃銘封汗贈挺佇鼎虹兮

姨母黃淑人墓誌銘

吾姨母瀘州衛昭勇將軍松潘右叅將蒼雪韓公恩配
淑人黃氏臨終顧命二子曰得吾三姊子狀元楊慎銘
吾墓吾則心死矣是時慎以罪戍越在滇陰音驛不達
塋後十年乃以戎役過瀘始拜弔于家表弟指揮使適
甫州學生述甫以遺言告慎出貞隱飛霞君所制狀屬
慎銘乃據狀述其大者淑人為雲貴提學副使眉山黃

公明善之女姊妹五人長適眉州引禮熊瑋次適長壽
御史周蕃次為吾母次為淑人次適香河丞宗慶萬衡
淑人諱惠端字莊閨以成化辛卯三月五日生于京師
之太學歸嬪于韓實乙巳歲既歸無幾時即主家政於
時囊裝奩且甚美內宗咸羨其無驕蒼雪乃翁石穩公
時在下僚有羅織索賦者倉卒不能應淑人即傾筭界
之內宗咸難之石穩解權家居事舅姑滌糝極豐偵知
其脫簪珥服飾舅姑亦難之矣蓋淑人之懿行立德自

于歸時已然四十餘年上事尊嫜及叔姑妯娌以逮從
子男女宗族尊卑內外黨戚凡婚媾變故寒暄朝夕種
種事綜理斬斬若有司郡朝然以相宗子之責為賢宗
婦最蒼雪公立家綱整肅每戒嗃嘻之吝者僕不容裕
締以見嘗以嗣艱淑人為置一妾御見之夕蒼雪以其
更衣之駛遂還之故家法為蜀中所稱實淑人相助之
力也家廟時祀尤敬且如禮至晚年衰眊猶不廢焉推
原其自外祖黃公夫人徐氏姆教深矣媿母嗣育孔艱

幾歿幾殯僅存一女桂卿儲姪子恒甫為嗣忽得異夢
神告以陰德當有後庚午之歲年已不惑是歲膺誥封
而二子適生即適甫述甫也咸以為積善之證云桂卿
嫁為指揮僉事王承唐妻孫允濟允灝大臯大阜女孫
大繁卒以嘉靖乙酉十二月二十日塋以丙戌十二月
十二日墓在方山回峯之戌辰岡去祖及總兵塋皆咫尺
合窳于蒼雪公禮也銘曰維列祖黃宿儒之英大有
時名而家範夙成姻連之賢聞于列城宜獨簪裾為榮

且盈淑人之懿女士之行無忝所生既壽而康全歸九
京內宗遺範視比桓楹誰其銘之慎也彌甥

亡妻王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王氏父禮部主事諱溥母朱氏王世為龍州宣
撫司人禮部公早年能以才名起其地繼以科第望其
族令完縣有治行在儀曹多文藻大獲鑒譽於丘文莊
公一時名輩咸願交之家君尤與為莫逆遂結婚姻之
好安人許聘予實在兒齒未幾何喪其父凭棺號踊絕

者數帛者哀哽贊其至性時五歲也年二十一來歸予
于新都每嘆不逮事先太夫人黃對予常嗚咽流涕既
至京拜尊嫜後克脩婦職繼太夫人喻曰是善事我順
於娣姒情如同產慈子女弟二人紉績組紉如未字日
癸酉太夫人喪從予還家途行凡四月郵寓無障弗得
躬奠朝夕每正几正室拜餞其旁如生禮至家三年哀
哭如一日服除北上因子耕殤哀傷成疾無月離床
闕丁丑子滿初命被恩綸受安人封以疾滯踰年未得

冠帔見廟是冬予在告歸安人自幸得見其母心切喜
至家疾少愈然未去藥餌也忽晨興告予曰妾夢不美
恐不得久侍君子也又曰聞長者言女病忌生後妾生
辰在五月二十七日今越矣予怪其言曲為寬譬然自
此日沉滯以及危殆呼予與訣時適報客至安人猶曰
遠親在門不可以慢君必出應之言已不復出聲少姑
太孺人蔣問所欲言張頤揚指而已至夕乃絕七月七
日也享年僅三十二悲乎悼矣安人生為孤女終鮮兄

弟而孝敬出于天性為婦十二年勤生儉用以佐理有
家待下有恩予或時督過侍媵亟為解釋之令節家宴
未嘗著重綵內親或謂曰家世祿身命婦何苦自約對
曰數衣則敝敝必褻新恐其殄靡非所以稱君子之清
範也聞者三嘆其言安人數孕不育恩恩者副室之子
也彌月母亡安人以為已子鞠而翼之過於所生人以
為難嗚呼天胡為殲我良配乎生相憐死相捐予情曷
為其有已邪於其塋也誌以告哀是歲為有明正德戊

寅十月一日銘曰龍門之阡恩波之淵中有封塋蔚何
芊芊婦其從姑既安且堅妥如千年予銘可傳予悲不
可鐫

孝友後華李子玉調

前渠藩伯謂慎曰嵩亡凡崑字子玉者實嵩受學師也
根道核執鈎河槩洛宗古刊今謝華啟秀雖綴時義力
去陳言多祖止齋之鴻裁効龍川之駿發守恆者縱脰
而詭知音者擊節而賞謂拾一第如摘髭矣文增命違

竟以齋志天性孝友痛母氏早世每春雨覆壤霜辰掃
松柏張辭踊如袒括日見者為雪涕事嚴君色難之餘
早李新冰首醑甘肺千里必致親未嘗不入口也後應
貢有勸令就選學官又謂且留止試京闈子玉曰吾非
薄冷官不為亦非舍畿解不取垂白在堂一弟繫官于
遠誰與就無方之養昔人不以三公博一日吾寧捐百
年以冀一日乎竟從依親之例歸與弟同試于汴弟升
而已沉欣然曰弟得之即吾得之也同留汴久之先歸

為拜慶酬賓具弟赴禮部又偕北上弟官京師十餘年
時單騎省之雖竺寒酷暑不避也其孝且友如此年五
十六不祿自述一篇滔滔千百言與弟永訣窀穸之日
送者無不讚其生而哀其死門生議曰靖節貞曜有初
請私謚曰孝友前渠公篤倫尤也手述其行略屬走紀
之以附于樂隱公之岡側追為之謚曰天之生材實艱
而成之又艱文運之闕而時命亦闕也往古中衮才富
命慳如後輩者亦多其班高車一馬而九頑良馬半豆

而十賢載在簡冊丹青罔刪徵友弟之高義盡肉好之
缺環爰徵調於逸史弔瑤青於空山將鑿鏤於楹石招
毅魄兮庶還

貞靖李君阡讚

乾行有終曰貞正直好曰靖爰私謚之顯揚實公是
之默定誨人遺矩蔡著長民流與衡鏡徵官師之尸祝
著秦蜀之謠詠早醴紱以辭榮載褰裳而願性紹兩馮
之清聲曷二陶之玄韻樂石泉兮幽冷隱蒼碧兮峭倩

歌嗟來兮返真誦歸去兮委命悵生芻兮空谷悲漬絮
兮遙迴揭豐碑兮契辭昭桑梓兮景行

宋宜人銘詩

懿惟宜人宋姓名家父友母王設悅辰嘉中秋前夕生
稟婺華端慧靜莊閨範自遐歸逢其良樂隱君伉輔翊
夫子孝敬姑嫜躬操爨飪丙夜不遑二親大悅怡怡相
將與更三十毀瘠終喪周恤姻黨何有何亡不以富窶
而判炎涼凜秋寒朔手自澣統以先姘媵劬勞悉忘嘉

靖乙酉寢疾終堂得年五袞塋之連岡既有賢嗣英輩
名揚恩贈有奭幽窆寵光孝哉賢嗣寒泉思長爰鍤翠
珉用昭便房

升菴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九

明 楊慎 撰

祭劉文簡公文

春

岷山之精井絡通津焜曜峻極實生偉人天生我公匪
邦伊世在邦為珍在世為瑞三禮首選鼎魁及第摘藻
天庭敷言近陛有頌文苑蔚為儒宗講金華而議白虎
記東觀而考南宮瑰辭直筆大雅古風隨仕階而譽命
思職居以效忠乃陟宗伯乃掌邦禮公德寅清公衷簡

易是禮是儀爰契爰似酌言可施違覆堪紀宅憂詔還
總已留鑰報政來朝帝念舊學視草西垣演綸東閣維
新天子更化立年饑渴宅俊寤寐英賢公才公望孰與
公先天不慙遺公不少延哀哉賀門鞠為弔問嗟兮梁
木霜稼已俱區中之緣永絕蒼生之望遂虛嗚呼仕至
八座壽登六袞雖尊榮之已膺恨效用之未極在公者
則立德立言足以不朽而無憾在議者則為世為民重
以不滿而興噫也杳杳靈駕載返東川敬陳薄奠以告

祖筵

祭黃簡肅公文

珂

國有老成鄉有耆英生有全節歿有令名揚休垂烈公
則允備視履考祥誰能可儼解褐筮仕出宰龍陽拯荒
活殍惠流江鄉中臺明揚憲綱始服用師夷落遂紀戎
錄剪其鯨鯢不擾旄倪脅從嫗煦徽纆解携剽掠克級
斬狗行列威惠交暢人和師捷提旅朔漠開府河湟禍
起藩屏公不動勳赤羽四馳皂囊八事威聲先揚大師

克濟偽檄數罪公為上通姦豎側目幾觸患鋒幸逭咎
危實有神贊跼踏虺蜴大雅所歎兵起潢池近在伊瀍
天子命公饒道攸專取舖豐厨旋師衽席飲至論功蔭
子增秩公在本兵逆藩方熾炤爍縉紳賂滿閭寺王衛
請增公曰不可匡持違覆是固在我主者力效封章潛
成吏持牘上公不署行確乎山立不可鼎移丹青煥節
天日昭知留臺掌憲司空晉位公不可留屢章祈退返
我初服樂被南津親戚情話歌罍閒身我田我里有孫

有子曰昃大耋不戚以喜齟然笑遊是曰考終有司訃
奏震悼宸衷贈秩垂恩加祭賜澤乃命司空載營玄宅
禮有一惠大節孔昭簡肅易名協于中朝墓有豐碑銘
功篆德後千百年永播無極巖山東麓鬱何鬼鬼公不
可作公名不頽慎早忝通家復室公子黃楊之穆有自
來矣始也迎媾拜公於阼支筇命筵負几酌爵繼以使
歸再拜公家留館移旬遠送江涯曾幾何時忽已隔世
哭不憑棺潛焉揮涕虞殯萬里不聞其音寄辭告哀冀

公來歌

祭黔國恭熙公文

於貴維公元勲隆只重牙襲纛奕世庸只開府征南銘
勒陞只三孤簡在宮保崇只於富維公黻千鍾只大賚
鼎來珎賜亢只三錫自天叶師中只吐往魯侯頌駟駘
只於才維公黜黜工只巨榜綽楔徧籀踪只揮毫刻燭
綺思叢只壁陰對賢昕夕窮只於德維公謙以躬只推
歌投壺屏絲桐只室靡姬姜澹以冲只奈何乎天命不

融只奄逝于忽環滇恫只艱宅聆赴遽殢凶只棟折柱
傾維悼公只憶襄追昔殊遇蒙只折簡問竒饋賂豐只
招提曲宴情丰茸只涕豈無從維懷公只脩歿有定數
其逢只彭殤椿菌均一終只生榮死哀孰齊同只丹旒
翩翻輻輪東只卹典遙臨返葬艷只肖貌巍廟名輝彤
只絮酒菽薦辭寫衷只公靈孔熒庶鑒恭只

祭叅戎石岡沐公文

我識公面自於徂滇解龜卸鵠狎鷗戾爲欣然交臂夙

契若先班荆華屋傾蓋榮椽一水詎隔六郵奚延不鄙
謂我同聲相宣清風朗月寒旭涼烟興言命駕嗒爾遺
筌形既蕭放心固懸愆顏山的酌羽流水鳴絃非梗胡泛
無膏曷剪有懷者音輒走中消有間者濶遙騰鷓鴣公
嗜吟詠選頃成篇露華濯錦璧月涵淵公閑翰札摹素
臨顛金生玉潤芝茁蘭鮮公珎繪事充棟盈枿購求罔
怯賞鑒無前公耽典籍業若門專當劇假逸在痾忘瘡
公有池臺山椒峯巔謝舟阮屐松席蘿筵公有子姓瓜

颺嬋媽九荀奕競八士名駢可以忘老可以長年邁齡
五龍弄丸雙玄坐致蓬丈相期倥佗天胡弗弔承凶忽
焉我公是依公忍我捐川有逝水壑無藏船昔來謁公
鼓音闐闐今來訊公銘旌翩翩英魂莫招哀淚徒泫矢
辭一誅冀公享旃

祭毛以正文

序

維正德十年正月日同鄉友生楊慎謹以薄陋魚菽元
奠致祭于亡友鄉進士毛君以正之靈曰嗚呼以正命

止斯邪丙寅之歲如盍朋簪君勝已者先鳴藝林私試
夜稿劇語秋衾相與忘年交契以心從君既允知君益
深君之力學衆所難任朝齏暮鹽商古確今昏眵倦吻
傳癖書淫有疑相叩如鍾起音有辯相難如琅應琳豈
曰阿私流輩所欽五上不第文工命戾十年旅人中途
長逝囊無餘資以充楔榘家無薄田以供時祭妻寡疇
依子女幼歲人世之苦于君亦備如何不淑欲問先喟
福善壽仁此語何昧予昔南還在疫斃斃君遠送我西

出都城別幾何時寒燠兩更數數來書時時寄聲相勸
相勉令德令名言猶在耳遂隔死生寧不悲慟有淚填
膺君昔與我著述是期綺言蒙訶語病必盪君今已矣
誰正予辭君昔與我道義相佐投以盡言不隨衆和君
今已矣誰箴予過馮江之原埋玉翳蓀誰最潛德以賁
重坤分雖麗澤情猶蕪墳平生交誼惟君也敦悲君推
志念君微言奠君以文庶慰君魂君如有知來享此樽

祭洪易之文

我行其滇弔影瘴烟式賴斯文以慰徂遷之子之來多
士實先屈指于今十有四年子在家庭人稱孝子橫經
紛綸又何佳士不沾一命溘焉以死天豈有知兼闕其
嗣坎也士封蕭條畝宮喟然傷賢涕豈無從壤樹齷齪
崖石崇崇寄我誅辭酌子幽宮

祭彭子冲文

汝實

嗚呼子冲江漢炳靈岷峨挺生古則淵雲儷跡今則安
徐齊名冰姿玉立命世之英龍文豹變驚人之鳴蜚聲

里選標錦禮魁仲舒哀首賈誼秀才筮仕聿始式登諫
臺出納惟允敷奏詳該惡惡之甚埋井埋輪善善之周
卵鳳胎麟朝稱端士世謂淳人康陵末造禮云紛起危
言屬目異論盈耳君矢靡他中立不倚徵典抗章通郵
書史匪叶于今乃稽于古考衷自信見怨于下旁午糾
笏會逢其怒鴟鵂爭鳴鯁鯁翔舞羣飛刺天積毀銷骨
我轅既摧我馬亦蹶揚子岐悲阮生途哭栖丘飲谷退
脩初服犧牛綺錦若罔睹然含沙射影將焉及焉文鸞

墮羽神龍潛淵坎窞委運徜徉永年圖史簡策自樂其
真忠信篤敬允書諸紳允山之陽三峨之濱願言卒歲
行歌及春日奪英嗣天耶人乎君弗過戚猶東門吳謂
天無知作德不孤謂天有知乃如是夫昔予遐謫遭君
南國言感北風相顧動色執手河梁慰予努力驅馬脩
門索居絕域念自分携每勤問訊結夢函情鱗書翼信
君身沉冥君行極峻觀逆以順視退為進于役有期過
嘉忽忽擊汰凌雲舉杯邀月斗酒夕惟百篇朝發相會

慘顏相思鬢髮別君未久訃音忽傳乘鶴化去騎箕上天既扃夜臺永隔玄泉臨風把劍傷心絕絃嗚呼夫子自免歸居華閭竺行巫騰薦書賀者在路弔者在閭君則已矣蒼生望虛三英賚志歎安歆徐天則不慙人其奚吁名垂身逝耿光不磨較若罔生所得孰多我我山色湛湛江波視君豐碑千古斯那

祭波石徐公文

越

賊酋跳梁句町東犬狺鴟張羣嘯凶據印產城恃控籠

當宁赫怒命即戎積有歲年固救功東郊不開南路墮
誰其當之波石公炎暑毒草瘴厲鼓颺回霧塞天夢夢
吳戈犀甲罹糜冓劍缺鐔兮馬亡鏃梁血滿袖袍服紅
先軫狼曠古烈從嗚呼男兒可憐蟲鬼魄毅兮為鬼雄
忠靈上訴天為冲小醜殄滅獸之窮凱捷不日奏法宮
楚聲些公大招同永歎出涕傷予衷公乎歸來帝褒崇
國殤尸祝留南中嗚呼哀哉饗此鍾

祭在軒胡公文

廷祿

嗚呼已酉之春余謫滇雲君來溫泉實始識君清標玉
立雅韻蘭芬契以莫逆交以論文君出宦遊未幾解組
撫仕不躋直道多忤卞壁自珎昭琴不鼓庚桑深居池
柳閉戶城闈如林松竹為伍謁謝連牆步絕公府於我
獨親藝圃德鄰昆明池上高峽水濱或來或往匪日匪
旬我倡君和東主西賓雪飛瓊樹風起青蘋篇裁綺緻
思入清新余奉戎檄暫歸江岷承君凶問迸淚傷神白
馬故人青烏阻送宰木成陰宿草以封維甲之寅在冬

之孟忽感熒奄來入余夢哀鳴酸嘶寄托鄭重覺寤在
床落月滿棟精駐爽存箕騎颺鞞塞黑楓青江空水凍
帝宸高迥鬼伯啄弄驚鶴怨猿叱鸞靡鳳情切范張盟
寒沈宋君詩可傳君詞堪諷藏諸名山副在洛誦誄云
辭云聊以代贈

祭玉壘王舜卿文

元正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言
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斥仗

同三進而及雷咄蒙梏之未脫冒瞽言之難奏紛巧簧
之易如慙面甲之益厚違天顏於咫尺褫龍章於闕右
落孤影於清潯下承明於紫宙予子子以無依子玃玃
而在疾聯購艘於潞水竭吟嚙而相叩赴嚴督以南征悵
非狂而東走交呻吟於蓬席忘饘粥於昏晝苦吊影於
罔兩甘生涯於鼪鼯君違秦而巴僞我去蜀而滇憇哽
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携幼限天隅之一柱望月弦之
幾殷捧戎檄以予歸喜少城之君迨訝垂白之如新命

重碧以話舊歌嘯喻以無解語聊浪而失讀聽南音於
西林主北道於東阜發孤笑於羣憂伸眉顰於面皺吟
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睢雜懽悲於須臾類栩夢之
一宿汨甲鼃以吾行胖茲會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怪
嗣音之不復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斧於
旅巢慨河清於人壽感徒繫於匏瓜惻不食於井甃涕
却留而已零杯欲奠而先覆嗚呼盈萬物於兩間恒接
構而心闕何淑貺之罕臨而良辰之希邁巾柴車以碧

紛蒙駕馬以朱就既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莢茂豈黔
羸之混施兼造物之垢督屈天問其焉陳柳天對兮焉
咎惟理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仆菊芳馨於皎日等塵
劫於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吞兮何
言魂歸來兮茲侑

祭沐九華文

我之與君兩世通家君家先人昭勛建牙君家兄弟奮
藻聯葩顧我於逆旅慰我於天涯步王孫之綠草折放

臣之疏麻命駕於滇社之館載酒於昆池之榭或會宿
於仙村或倡和於太華投分綢繆情文交加三紀于茲
百齡期賒何露薤霜蒿之埽塹遊水舟壑之捨榘悵宿
離之不貸悼單闕之日斜玉樹棣華之屢喪愍凶遘厲
之紛挐死生契濶九原之遐阻于城府莫緋輶車陌楮
翻雪蓮酒流霞灑淚遙奠靈其歆邪

祭用貞弟文

恒

嘉靖年月日大理寺寺副用貞四弟卒于家兄慎有罪

成在滇是歲八月二十三日憲長高太和來始聞訃音
山川萬里又屬禁嚴不得奔赴歸哭為文以寄奠嗚呼
哀哉其辭曰維弟之生後余六齡內昭爾質外篤爾形
孝自性成友亦天畀愉愉爾容怡怡爾愛先妣見背實
已未春嗟爾孺慕如老成人觀者慨嘆占其非常弱冠
登朝近侍班行親切龍光進止魚雅鳳毛翁譽人無間
者仕優而學退食自公洽聞強記貴異賤同爾職既清
我官亦暇晤言從晨散帙彌夜學厭俗近志追古初秦

漢前陳末代屏除楷札師顏緣情效杜有弗肖似匿不
流布清言河漢時出驚羣玄著疊疊孔昭于聞嗟余契
合匪懿親厚視余猶師視爾如友藝指吾瑕道弼余違
在戴比德于謝方微大人明農復我邦族爾亦引疇侍
養在告胡天不淑溘露先盡未徂黃落甘此蒼隕嗟嗟
骨肉遂成古今奔阻于遠曷置余心念昔在京逢天之
怒我處幽圜爾泣窮路兄弟索居乖絕岷滇五年于茲
百憂交纏留我手足止承杖屨爾今逝矣余將安處呱

呱遺稚始勝童衣念馬及茲營魂馳飛日徂月流將歸
厚窈寄言哭奠死生異域

祭叔菴弟文

悼

我生與弟先後之年呱呱而泣形分氣連夏炎合簞冬
寒並氈母携父抱俱濕就乾八歲就傅雙筆一研嬉戲
偕止出入隨肩飲啖讓果跬步共礪羲經魁選桂籍登
仙彤墀策對粉署絲牽家承盛事世稱象賢聲華籍籍
文彩翩翩中遭厄會墜身九淵歸兮屏處幸矣天全約

耕別墅鄆原陌阡圖玩太極琴悅無絃養吾性道耘已
心田交絕郡縣力娛簡編象外冥理區中謝緣有子承
家業繼門專復育襁負瓜瓞其綿七袞將濟我歸自滇
兄酬弟勸翁樂罔愆掀髯北寺握手東田觴我于庭羣
從孛孛軼轍閱王謝嬋媯劇談飛屑倡和珠蟻俄而
瞪目忽爾垂涎笑語亟斷頃刻弗延豈意宴席化為几
筵逝水如斯朝露溘然具爾凋喪門祚中顛又弱一个
何忍余捐嗚呼余生則先弟亡則前前後後存亡誰質諸

天而今而後遂隔壤泉余辭有盡余悲曷錫

祭岳母黃太夫人文

維楚有黃麟經載光自楚徂蜀奕業愈芳亢姓起宗自
簡肅公實有內助婉婉溫恭遵豆敬齊之禮琴瑟靜好
之風繫太夫人之德之從訓昭女史教叶公宮鸞榆象
服鳳誥膺封椒禁屢朝于贊粟蔗境齊壽乎喬松惟太
夫人之福之隆晨庭趨鯉夜藥和熊竇桂歲蕤乎藥榜
謝蘭茶盞乎英鼓申國閨中之嚴訓漁陽上谷之雖容

家聲為環海之星鳳物望世中朝之人龍賈太夫人之
教之功宜太夫人之壽之祉之享之密也慎對日之年早
忝通家之子泮水之歲遂辱授室之禮竭朱罪謫於戎
荒一紀未登乎仙里前茲于役稱觴壽筵今茲赴假執
紼墓前想懿範之日遂泗悲淚於寒泉拜祖奠之躑躅望
封塋之鬱半儵光靈之易逝傷辭誄之莫宣

升菴集卷九